



盗听 狐说

第一季
DIAOTING

阴阳师安倍晴明

所谓盗听者，定为一窥离奇之事；是为狐说者，多半包藏偷裨之语……
诸事之妙，存乎一心；万念皆禅，不破不立。孰好孰盗？是狐是妖？庸人自扰之……佛曰：有果必有因。然，有因未必有果。何必循因，何必求果，平常心待物，因果即自明……

悬 疑 哲 理 第 一 读 本

揭开一切离奇故事的最后谜团！

天涯 新浪联合推荐年度最佳悬疑读本
《悬疑志》执行主编陈江 金庸接班人步非烟 力鼎

天涯在线书店
<http://t.sina.com.cn/tshop>

sina 新浪读书

步非烟

◎力荐

小号鲨鱼◎作品

我 是 我 死 我
我 杀 我 死 我
我 死 我 是 谁
我 杀 我 谁
我 死 我 是 谁
我 杀 我 谁

盗听 狐说

第一季
DIAOTING

阴阳师 安倍晴明



人身本骸骨，皮相化诸行。

一旦瞑目去，莞莞作荒莹。

红颜成腐土，至爱亦无情。

谁为分贵贱，谁更辨疏亲。

尔身亦骸骨，正欲现原形。

以上诸语，出自日本室町时代高僧一休宗纯，也即后世传说中那位难得的聪明人。相传他曾于琵琶湖畔打坐参禅，昏暝之中忽然听得一声鸦啼，悚然惊起，当下开悟，从此放浪形骸，流连诗酒。《骸骨》便是悟道之作，擅自将之韵文化，或应不失原意。

小号鲨鱼◎作品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听狐说:阴阳师安倍晴明 / 小号鲨鱼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0220-284-9

I. 盗… II. 小…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643 号

书 名: 盗听狐说:阴阳师安倍晴明

出版人: 田 辉

作 者: 小号鲨鱼

责任编辑: 杨 博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100044)

电 话: 88417359(总编室)、68469781(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眯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0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284-9

定 价: 26.00 元

文：秦观的《水泉》

平山堂上，一望平野，

极目四望，惟有天边

一个苍茫渺远，寥落孤

寂寥，共寒烟惨淡。

风，洒下白日一束斜晖，

街陌却真不思卒穴来

高歌长调，醉舞狂歌。

而我，只自打个冷战。



【VI-VI】

【一卷】

盗听狐说

【听词说典】

• 相关阴阳师

【六十卷】

阴阳寮：古代日本政府机构之一，隶属左弁官局之中务省，主要职责是负责天文、历法的制定，并判断祥瑞灾异，勘定地相、风水，举行祭仪等，类似于中国的钦天监。阴阳寮里又分为阴阳道、天文道、历道与漏刻道四项专业项目，长官称为“阴阳头”，下设阴阳博士、天文博士、历法博士、漏刻博士，分掌四道。历史上的安倍晴明曾任天文博士。

结印：日本阴阳术源流复杂，道教、阴阳道以及密宗对它都产生过影响。其中结印有手印、符印等，是以手部动作或特定图案形

状驱魔除妖，结阵作法。安倍晴明独创的结印称为晴明桔梗印，

也即五芒星印，后来成为阴阳道的主流印法。

土御门：地名，平安京(即今京都)上东门的异称，相传安倍晴明曾居于此。他的十九世孙安倍有修，受赐土御门称号，自此以后，安倍家便称为土御门家，垄断了阴阳寮，逐渐取代贺茂家的地位。江户时代中期，土御门泰福创立了土御门神道，并在德川家康支持下得到支配全日本阴阳师的权力，势力达到顶峰。

式神：指由阴阳师召唤而来的幻象冥灵，一般以纸张、花朵、鸟兽等作为形代，通过咒语法术等使其听从役使。日本民间传说中，安倍晴明有十二神将护身，又有三十六禽之类说法。

泰山府君：原为道教神灵，即东岳大帝。魏晋以来，道教传说人死魂皆归泰山，以泰山神为地府掌管。后传入日本，成为阴阳道的重要神明。12世纪初的《今昔物语》记述：一位高僧得了重病，其弟子自愿替代。安倍晴明便将此事告白泰山府君，最终府君感念诚心，赦还二人之命。

百鬼夜行：日本古代传说，指物品依凭魂灵成精作怪，据说每到特定日子，妖怪便在夜晚结队巡游街头，是谓百鬼夜行。江户时代著名画家鸟山石燕有《百鬼夜行》图卷，详细描绘了这些传说中的鬼怪形态。



安倍晴明：生于平安朝中期的延喜 21 年（公元 921 年），卒于宽弘 2 年（公元 1005 年），是著名遣唐使安倍仲麻吕的第八世孙。据《尊卑分脉》《安倍系图》等史书记载，他是右大臣安倍家第九代大膳大夫益材的子嗣，也是平安时代极富盛名的阴阳师，为土御门神道的始祖。

民间传说中，其生母为白狐，善驱鬼魅，能与神明沟通。著有《占事略决》一书，是关于阴阳道占卜的重要文献。

源博雅：生于延喜 18 年，卒于天元 3 年，克明亲王第十皇子、醍醐天皇之孙，在朝廷中职位为“非参议从三位皇后宫权大夫”，因此也称为博雅三位。

擅长雅乐，有“雅乐之神”之称。966 年受村上天皇敕令编撰《新撰乐谱（长秋卿竹谱）》（别名《博雅笛谱》）。现今日本雅乐仍然演奏着他作曲的《长庆子》。

贺茂保宪：阴阳道中贺茂家族传人，也是平安时代的阴阳师，精擅历法。其父贺茂忠行，为安倍晴明之师。亦有另一种说法，即晴明实为保宪之徒。本书从前一说。

藤原兼家（929~990 年）：一条天皇的外祖父，为当时权臣，并于公元 989 年出任摄政大臣，其女诠子为圆融天皇女御。

藤原氏一族权倾朝野，天皇废立往往依赖于他们之手。文中述及的时代，兼家并未成为太政大臣，也未如后来之炙手可热。但故事总需要一个反面角色，便请他出来客串了。说书人的话，不必当真。

盗听狐说



【听词说典 · 相关人物 II】



盗听狐说

【听词说典】
• 相关称谓 III

女御：简单说，便是帝王后妃。这一称呼始于中国，《周礼·天官·女御》记载：“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孙诒让正义：“故知女御即御妻。”日本古代宫廷中，女御是天皇嫔妃位阶的一种，地位仅次于皇后和中宫。

殿上人：所谓“殿上人”，就是指官阶在六位以上，并且被允许上清凉殿（即天皇日常起居之所）的官员。三位以下、六位以上的殿上人称为“大夫”，三位以上的殿上人，称为“公卿”。

需要指出的是，平安时期殿上人并不称为武士，小说中依照习惯，对源博雅沿用了武士这一称呼，严格说来是不确切的。

太政大臣：律令制中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宰相。起初这个职位一般由皇族担任，至孝谦天皇始，由权臣藤原仲麻吕进为太政大臣，至此，太政大臣改由外戚藤原氏一族专任，直到平安朝末期。



绝非盗听——狐说阴阳师

其心，恒常不动，迷离却胜浮云；

其目，有缚鬼裂魔之光；

其口，明艳朱唇之下有利舌如刀；

其女，时有美貌妖魅相随；

其友，质实心热，真心惟他莫许。

这一段，是冈野玲子《阴阳师》漫画中对故事的主人公安倍晴明的刻画，也正是我接触并想要写这个人物最开始的由来。安倍晴明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相传为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后人，生活在距今一千年的日本平安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阴阳师。

关于阴阳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利用术法沟通阴阳、镇压鬼神、观测天象的人，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天师。这样的人自然会有很多神奇的传说，比如日本民间，就长期流传着安倍晴明其实是白狐之子，能以肉眼辨识鬼魂等说法。至今在京都的土御门，还供奉着晴明神社，前往祭拜的人络绎不绝。有关他的书籍、漫画、电影也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穿越千年，阴阳师仍以某种神秘的力量存在于传说之中。

这个故事沿用了小说与漫画的人物设定，所写的，便是安倍晴明及其友源博雅的经历。并没有太多的恐怖情节，也鲜有引人好奇的神仙鬼怪。如果愿意，便当它是日本式的聊斋故事吧。

盗听 狐说

目
录



听词说典 · 引子

【I-IV】

疑心生暗鬼 · 001

【卷一】

「你没说错，能说

出这样的话，才

是博雅。正因为

博雅是喜爱春天

的人，才不忍心

看着生命消失，

即使是那生命中

带着邪恶的部

分。所以，博雅真

是一个温柔的好

人啊！」

说谎者的扑克牌 · 015

【卷二】

平安京上空的怨灵 · 027

【卷三】

「我是说，我看过的舞蹈。能用心跳出那样舞蹈的人，即使是鬼，也不会是恶鬼。」

「哈哈，博雅，在你的眼中，只怕很少有可以称得上恶鬼的东西吧。」

「晴……」博雅听见一个完全不像自己的干涩的声音呼唤着。原来那些传言当真不是空穴来风，这个自己一向信赖、尊重并喜爱的兄弟，这个始终微笑着，常常会捉弄自己而自己又总是不由自主地上当的朋友，竟真的不是人类！

【卷五】

这支笛子是妖物 · 055

「真是狡诈啊！」博雅恍然大悟，埋怨道：「话说回来，笛子真的会变成人型墓主人想杀的手段。妖物吗？」

音入舞蝶座守口，便知道：「有这个可能。就像我刚被妖物迷惑了，就不知道自己刚跟你说的，人与物之间如果过于依恋，也会因此失去原本的执念。」

【卷六】

被咒语驱使的疫鬼 · 069

「不愧是安倍晴明。」从不

远处传来了声叹息，「居然利用笛声，破了我的役鬼之法。」

「……并不困难。」汗珠不

断地从额上滚落，他的口气却一如既往地轻松，「驱使人做疫鬼，只不过是用咒语蒙蔽了他们的心智。

尽管他们有鬼的形体，却还保留着一颗人的心，只要把那颗心唤醒，就可以让他们恢复本来面目。」

【卷七】

不是怨灵作怪·绝望的尖叫 · 091

「那么，兰姬的咒语当真解开了吗？」

「既然不是怨灵，也就无所谓解开。」阴阳师的语气淡然。「我所做的，不过是让她把心中的怨念释放出来。至于能否恢复原先的相貌，要看她自己的心意了。」



【卷四】

比厉鬼更强悍的咒语 · 041

「连道满法师都不能抵挡的

厉鬼……」博雅想起当天晚

上的情景，忍不住打了个寒

战。是怨念极深的缘故。照目

前的情形来看，很可能是血

咒。」

徘徊在山路上的魂魄 · 103

【卷八】

徘徊在山路上的魂魄 · 103

「为了成全儿子的心愿吧。」晴

明漫不经心地回答道。「担心自己妨碍他的修行，最终做出了这种决定。可是因为没能让

他吃上自己做的饭团，一直留

着那样的执念，魂魄便徘徊在

山路上不肯消散。」

卷九

热血循环著身暖，随口洒热血。
「要破壳里解脱出来，因此

土地的营养，忍不住长了一个壳。

武尊：「啊！这是我的天敌。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卷九】

穿越百年坟墓的贪婪灵魂 · 113

「什么？」武士这才注意到，身边的景物、人们的衣着和自己所

习以为常的并不一样。同歌麿四子怨念、为歌

「那些珍宝上被下了咒语，如果有人碰触到它们，灵魂就会被卷

入坟墓主人所在的年代。」

同歌麿四子怨念、为歌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歌麿云：我被你打败了，你却

盗听狐说



【卷十】

那怨念叫爱恋的咒 · 135

「等等，为什么又说到

咒？」如坠云雾中的武士

突然醒过神来。「刚刚的话

题好像是和歌……」

「因为和歌其实也是一种
咒，对于爱恋来说，和歌是
可以消解怨念的咒啊。」晴明

笑容可掬地说。

【六卷】

夜观天象 · 大浩劫 · 147

【卷十一】

【卷十二】

百鬼夜行，魔君所为 · 165

【卷十二】



【卷十四】

遥远的诅咒 · 193

「帘后传来悠然的声音，一字字清晰可辨。」

「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这遥远的诅咒用如此优雅的语气说出来，竟然有一

种阴森刻骨的感觉。博雅愣了一愣，突然扔下手中的和琴，一句话也不说，起身冲了出去。

梦的解析之鬼门 · 175

「鬼门？」
「鬼门？」
「鬼门？」
「鬼门？」
「鬼门？」

【卷十六】

阴阳师安倍晴明 · 227

「有生必有灭，一个人的生命和一朵花的生命并无不同。在人的眼中看来极其宝贵的生命，对于天地而言，不过是转瞬即灭的尘沙罢了。」

【卷十五】

泰山府君之祭 · 207

「不错，牒文虽已发出，却并非不可以改变。三界之中，除了神与鬼，还有能够沟通阴阳的人。」

「可是，你毕竟是凡人的躯体，即使是魂体，也无法上达天庭。」

【后记】

两个人的秘密 ·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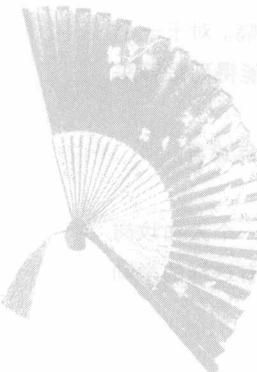
京安平怕不單羨吾寡恩，重如
瓢擣胸自憇，少焉仰秀曉春內為耕張官的桑茲。泉不春出星是查，高艮丁卦歲三陽
並舉，終一立時稱而熟。來對孤芳懷空宵處飄，丹深仰人幽幽處曉見奇謬，晨白向故
山，夕照而芳森承曉不曉只由西中其人醉，中夕猶黑尚講正眾不主軒并一盞單燈映衣微

「你沒說錯，能说出这样的话，才是
博雅。正因为博雅是喜爱春天的人，才不
忍心看着生命消失，即使是那生命中带着
邪恶的部分。所以，博雅真是一个温柔的
好人啊！」

【疑心生暗鬼】

盗听狐说

卷一





这里，是夜色笼罩下的平安京。

黑云遮住了月亮，连星星也看不见。远处的宫殿依然闪着彻夜的篝火，将庭院照耀得如同白昼，看得见影影幢幢的人们来往，隐隐有笙歌笑语传来。然而除却这一处，其他地方都笼罩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钻入耳中的也只剩下病患痛苦的呻吟，小儿惊恐的夜啼，以及一两声低哑的犬吠。

平成太在城墙边漆黑的街道上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边打着酒嗝。对于一个落魄的武士来说，没有比酒更好的朋友了，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他已经很少能得到足够买得一醉的金钱。

突然之间他站住了脚。在他的身后传来一丝细碎的声响，听上去有一点诡异。

“什么人？！”他拔出了刀。

要说平成太，可是出了名的大胆。少年时他曾和一帮朋友赌赛，独自一个人在坟岗上待了一夜，第二天大家去找他的时候，他的呼噜打得正起劲呢，所以他有这样的举动也不足为奇。

声音停住了。

“喂！”他又叫了一声，这一次能够听出带着酒意的怒火。

“敢在平家老爷的面前装神弄鬼么？快给我滚出来！本人可是数一数二的武士！”

“扑通”一声，一个黑影跪在他的面前：“饶……饶命……”

平成太定睛看去，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被灰尘涂抹得看不出年龄，看样子有点像乞丐。

“啊哈，果然有作奸犯科的鼠辈！快说，你这样鬼鬼祟祟地跟着我，到底想干什么？”武士举起了手中的刀晃了晃，威胁道。

“并没有跟着大人，”那人磕头如捣蒜。“不过……不过刚刚在那边发现了一个女人……正好大人经过，心里一慌，所以……”

“女人？”平成太眯缝起眼睛。

“是……是死了的。好像是个有身份的女人……”

“在哪里？”平成太喝道。

那人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来，向东边一指。平成太走了过去，说实话，即使是素来胆大的平成太，此时此刻心里也有点发毛。

地上有一个黑影，果然是一个女人。此刻天上的云已经散开，露出一丝弯月的微光，正照在她惨白的面孔上。她竟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无神的眼睛直瞪着天空，身上穿着华丽雅致的淡紫色绸衫，不过此时此刻绸衫已经褪去了大半，腰部以上和乳房全都暴

露在外。漆黑的长发披散着，映衬着白色的肉体，看上去分外触目。

平成太转过头，一把揪住了想要逃跑的乞丐，凶神恶煞地吼道：“你这无赖！你是想剥掉她的衣裳换钱，对不对？说不定就是你杀了她！”

“不……不不……”乞丐的嘴唇已经在哆嗦，“我没……”

“还敢狡辩！”平成太站起身来，从刀鞘中抽出长刀，运足力气劈了下去。乞丐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刀锋从肩头起劈成了两半，尸体倒了下去。

“嘿嘿。”平成太冷笑了一下，“对报信的人做这样的处置，有点于心不安哪。不过，送上门来的财路，回绝了是会得罪神灵的。”

他蹲下身来，开始毫不客气地翻检女尸，随后便看见女人的右手紧握着一瓣开那只手，有微光闪耀，那是一块勾玉，通体透明，白色中隐隐泛着碧色的光，看得出是用上好的材质制成的。

平成太眼睛亮了一下，没有丝毫犹豫地，他将勾玉一把夺过。“用这个，至少可以换取三顿酒钱了吧？”他放肆地大笑起来。月光下他的脸孔看上去有几分狰狞，好像鬼怪的模样。随即，他将勾玉揣入自己的怀中，扬长而去。

在他身后，女尸仍然大睁着双眼。乌云聚拢来，连最后一丝月色都看不到了。千年之前的平安京重又陷入地狱一般的黑暗里。

这日清晨，源博雅像往常一样，提着一串香鱼，走进了位于一条庚桥边的晴明宅邸。倘若看过《今昔物语》，对这个人物应当并不陌生。他是醍醐天皇之孙，日本古代最负盛名的音乐家，号称“雅乐之神”。相传他的音乐可以与天地契合，聆听时便能感受到自然之心。在这个故事里，他的形象是一位诚朴到有些木讷的青年武士，也是唯一可以不拘行迹走进晴明宅邸的人。

“喂，晴明！”看得出，博雅今天的心情非常好，连叫声都比往常大。循声而出的并不是他那个被称为京城第一阴阳师的好友，而是一个穿着棣棠色汗衫，头发结成总角的女童。

“晴明大人出门去了，临走之前要我转告，请您稍候片刻。”博雅愣了一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特意等他回来喝酒的呢。”他的表情显得很失望。

七日之前，晴明对他说，要到山中拜访某个高僧，并且说好了回来的日期。晴明一向是个守约的人，所以博雅就兴冲冲地准时前来探问了。

女童微笑着，乖巧地接过博雅手中的香鱼，引博雅来到廊下坐着，摆上了酒菜，随后便消失不见了。这本来应当是一件怪事，但在晴明这里，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博雅端起酒杯，望着庭院中略有些凋敝的秋草，心中除了失望之外，还有点焦躁。他本来以为立刻就可以看见那张总是带着漫不经心的促狭笑意的脸呢。

“这家伙……”他心里想着，嘴上也忍不住说了出来，“该不是被山中的美景迷住了，忘了归期吧？”正沉浸自己思绪中的博雅慌忙跳起，向着声音

来处看去：只见一个人慌慌张张地闯入了府门，不分青红皂白一下子扑倒在博雅的脚下，带着哭泣的声音叫道：“晴明大人！晴明大人！求你救救我！”

博雅张口结舌：“我……”他刚想说自己不是晴明，那个人却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本来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该来麻烦您……您是天皇陛下看重的人，像我们这样下贱的人是不配得到您的照顾的……可是……可是，如果您不肯帮忙的话，我们全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啊？”博雅顿感问题严重，“到底有什么事？你慢慢说。”

那个人抬起头来，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年龄看上去在四十左右。五官还算端正，看得出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身上穿着平民的衣服，虽然没有什么补丁，却也很是陈旧了。

“事情是这样的……”也许是博雅关心的态度安抚了那个人，他略微平静下来，开始了他的叙述。

此人名唤岩作，因为在城边开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偶尔也被前来赊账的人尊称为老板。不过铺子的生意实在不景气，所赚的钱也就只够让一家人不至于饿死。日子虽然清苦，岩作自己倒是老实勤快的人，每天天不亮就开铺子，一直开到月亮上来。

事情发生在某一天的午夜，那时岩作一家人已经关了店门睡下了。

“嗒，嗒。”传来轻柔的敲门声。

“谁呀？”岩作翻身坐起。

一个文雅的女人声音响起：“打扰了。请问府上有我想要的东西吗？”这么晚了还有女人过来买东西，送上门来的生意怎能不做？于是岩作披了衣服去开门。

光线太暗看不清楚，似乎是一个身穿紫色绸衫的女人，长发低垂，遮住了整个脸面。

“您好，请问您要什么？”

女人的声音纤细温柔：“是啊，那东西在府上吗？”

岩作愣了一下：“什么东西？”

女人向他伸出一只手，做出索求的姿势，同时用叹息似的声音念道：“常恐秋风寒沁骨，君心原不似侬心。”

那只手的颜色在月光下是异乎寻常的死白色，仿佛只用没有生命的石头雕刻出来的。

岩作突然觉得背脊一阵发凉，就在那一刻他注意到，那女人……

那一女人在月亮下看不见影子！

“嘭！”

他用尽全身力气地关上了房门，然后钻进床底瑟瑟发抖，直到天明。

“哦？”博雅听到这里皱起了眉毛，“没有影子……难道是鬼魂？”

“是……”岩作战战兢兢答道。

当夜那女人没有再来。岩作松了一口气，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做了噩梦或者看花了眼。

可是第二天午夜，敲门声再度响起，还是上次那个女人，说的还是同样的话，这一次

岩作没有开门也没再答话。一连五天，女人的敲门声总是在午夜响起，一直到黎明才肯离去，弄得岩作一到夜晚就惊恐万状，不能合眼。万般无奈之下，他想起曾经听见京中人

传硕土御门的安倍晴明大人神通广大，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慌慌张张地前来求助。

“原来是这样……”博雅心里有点恼火：晴明这家伙为什么还不回来？可是既然有事发生，坐视不理就不是武士的性格了。作为晴明的朋友，帮助他分担一点事情也是义不容辞的吧？想到这里，他伸手握住了腰间的刀：“好，今天晚上，我就到你的铺子里去看看。”

是夜，博雅依约来到了岩作的家中，全副戎装，自然也带上了从不离身的“叶二”——他的笛子。尽管答应下来的时候没有犹豫，此时此刻，当他盘膝坐在岩作家里，静候那个女人到来的当口，心中也感觉到了一阵惧怕。毕竟对方的身份很可能是鬼怪一类，如果那样的话，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太过轻率而不自量力？不过，能有个机会代替晴明的工作，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吧。

正在博雅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房中没有点灯，因此反而比外面更加黑暗。秋风一阵阵地从板垣缝隙中透了进来，带着令人瑟缩的寒意，偶尔也夹带着树叶枯枝，敲打着门扉。而除了风的呼啸，再也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这沉默反而令人更加不安，在没有边际的黑暗中，似乎有无数双不知从哪里来的窥视的眼睛。

突然，门上传来嗒的一声轻响，好像是有人在敲门，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显得分外刺耳。

“谁？”博雅几乎是本能地，锵地抽出了自己的武士刀。

门外一阵静默。过了片刻，又是“嗒，嗒”两声，这回听清楚了，的确有人在敲门。真的……来了？博雅的脑袋“嗡”地一声，冷汗从背上滚了下来，双腿似乎也不自觉地开始颤抖了。突然听到旁边传来“格格格”的怪声，仔细一看，却是缩在屋角的岩作，已经不由自主地抖作了一团，方才那怪声想必就是他牙齿打战的声音吧。

这景象反倒给了博雅一个提醒：怎能这样！他在心里为自己鼓着劲儿：如果源博雅也像一个手无寸铁的杂货铺商人一样只知道发抖的话，又怎么配做一个武士？无论是否鬼怪，一定要和他正面交手，决不能让人看着自己笑话，何况自己此次是代替晴明前来！想到此处，博雅突然非常渴望晴明就在身边。这家伙……有他在的时候，好像连与鬼物会面都变得轻松多了。就算是天大的事情，有晴明在，也可以笑着面对吧？

博雅咬了咬牙，将手中的长刀攥得更紧，然后深吸一口气，用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的颤抖，缓缓地走到门边，从门缝中看出去——果然有一个颀长的影子站在门口，夜色中看不清轮廓，但确凿无疑，那是一个人。

好吧。

来吧！

他左手猛地拉开了门，随后身体就像装了弹簧一般扑了出去，右手长刀扬起，向那个人影斩去。

“喂，博雅。”千钧一发之际，那人扬起脸，叫了一声。

当啷一声大响，武士刀落在了地上，博雅保持了那个扑出去的姿势足足半刻钟，然